

小雅利的三月 | 漫长而炎热的一天，他的绝望，妻子和女儿 | 雅达尔夜行

洪峰

佳莉娅的婚礼

一九七〇年的初夏

诗人继续沉默

THE CONTINUING
SILENCE OF A POET

面对森林

最后的指挥官

612号弹基地

A. B. YEHOSHUA

沉睡一整天

老头之死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〔以色列〕亚伯拉罕·耶霍舒亚 著 张洪凌 汪晓涛 译

诗人继续沉默

THE
CONTINUING
SILENCE
OF
A
POET



〔以色列〕亚伯拉罕·耶霍舒亚 著
张洪凌 汪晓涛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-2017-7066

A.B. Yehoshua

The Continuing Silence of a Poet

Copyright © 1957, 1959, 1970, 1973, 1975, 1976 by Abraham B. Yehoshua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iepman AG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人继续沉默 / (以色列)亚伯拉罕·耶霍舒亚著;
张洪凌,汪晓涛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ISBN 978-7-02-014206-4

I. ①诗… II. ①亚… ②张… ③汪… III. ①短篇小
说-小说集-以色列-现代 IV. ①I38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6091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何炜宏 郁梦非
装帧设计 钱 璐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23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125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206-4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诗人继续沉默 001

与小雅利的三日 043

漫长而炎热的一天，他的绝望、妻子和女儿 116

雅达尔夜行快车 169

佳莉娅的婚礼 193

洪峰 215

.....张洪凌 译

面对森林 238

最后的指挥官 276

一九七〇年的初夏 295

六一二导弹基地 340

沉睡一整天 380

老头之死 393

.....汪晓涛 译

译后记 409

诗人继续沉默

昨晚他又回来得很晚。当他终于回家的时候，一点轻手轻脚的意思也没有，好像我的睡眠无足轻重。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回响了好一阵子。他把门厅的灯都打开，无休无止地翻弄着什么纸。最后他安静下来。我摸索着回到有灯的地方，老年人的似睡非睡。然后，是雨的声音。这种雨已经持续不断地下了三个星期了，雨帘飘打着窗玻璃。

他晚上都去什么地方呢？我不知道。一次我设法跟了他几条街，结果一个老相识将我堵在街口。这位无可救药的小说家跟我喋喋不休的时候，他就消失了。

雨把平原变成了一个泥沙混杂的沼泽地。冬天的特拉维夫，一座既无下水道也无排放口的城市，湖像产卵一样不断地涌出来。城外的大海，黝暗不洁，隆隆地奔腾，好像正在从这座蔓延的城市隐退。大海变成了城市的背景。

五点未到，窗户已经发白了。怎么回事？他突然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就那样站在我面前，全身尽收我的眼底。我想他离海岸不太远，膝上是几只黑色的鸟。他抚摸着它们，平息它们烦躁不安的鼓翼。他的微笑让我吃惊。他面朝我站着，凝神细细地审视着我，虚弱地朝我笑笑。

第一声鼾声从他的房间传来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。明

天抑或是后天，又一艘船要扬帆远行。我想我还是会上船的。这种吞噬心灵的痛苦会自行溶解的，我心里明白。只要我能将尊严保持到分手的时刻。再过二十个小时左右。

现在我看不到他，但我知道他在睡觉，手放在胸口上，眼睛闭着，嘴张开着。他的呼吸清晰可闻。

首先我必须描述一下他，他长得什么样子。我可以做到这一点。虽然他还没有十七岁，他脸上的特征已经固定下来。我早就知道他的相貌定型了，不会变了，永远不会变的。

他的背微驼，强悍的身躯谦卑地向前屈着。扁平的头盖骨。脸粗糙、肥厚、圆头圆脑的。脸上和额上冒出些粉刺。黑乎乎的胡茬，剪得短短的头发。还有他的眼睛。

我非常清楚大家都认为他是低能儿，我自己甚至会抢在别人前面宣布。大家都这么看，我的女儿们也不例外。至于我自己，我从没否认过这个事实，毕竟它没有暴露我什么，也不反映我的感官有什么不健全的地方。我读过一些这方面的科普文章，可以向你保证这纯粹是个意外。而且，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。除了某种凶猛的特征外，我俩毫无共同之处。因此，他的存在一点也不让我觉得尴尬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是个临界案例，游弋在正常与非正常的边缘地带。证据？他的眼睛。我是唯一经常有机会凝视他的眼睛的人，我敢说那里面（虽然我得承认次数并不多）有光芒闪烁，一种来自黑暗的能量，有着极强的穿透力。

不止他的眼睛。

还有……

他在我生命的晚年出世。一次意外，一个错误，某种该诅咒的奇迹。

那时，我们——也就是他的母亲和我——已经迈进暮年的门槛了。

我对那个时候——他出生以前的那段时光——有着鲜活的记忆。那是一个轻柔的春天，漫长而奇妙。我，一个已经出版了五卷本诗集的诗
人，决心封笔了。我的决心出于一种彻头彻尾的绝望，毫无挽回的可能。
因为就是在那个春天，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，是到了保持沉默的时候了。

我失去了对音律的感觉。

我最知心的几个朋友已经开始嘲弄我，说些让我气馁的话，对我新创作的任何诗都不屑一顾。那些后起之秀写的新诗让我困惑，有时气得我发疯。我偷偷地模仿他们，结果写出了我此生最拙劣的诗。“既然如此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我就从此保持沉默吧！”又能怎么样呢？然而，沉默的结果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完全给打断了。有些日子里我们早早地上了床，另一些日子里，我们则在拥挤不堪的咖啡馆里听废话连篇的讲座，或者跟那些在死神门前渴望荣誉的过气艺术家厮混到半夜。

那个漫长奇妙的春天，轻风充溢，鲜花绽放。我在大街小巷里来回不停地游荡着。激动和绝望扫荡着我的心灵，我感到自己在劫难逃。我徒劳地想把自己灌醉，向每个人宣布我发誓沉默。我抨击诗歌，嘲弄机器编程写出的诗，目中无人，对任何事物都不屑一顾。我喋喋不休，常常笑个不停，向人坦白自己内心的隐秘。夜晚我给报纸写读者来信，谈一些琐碎的事情（公共交通什么的），没完没了地推敲遣词用语。

然后，就是这个不期而至的怀孕。

那份难堪。

我们是在初夏发现怀孕的事的。刚开始我们还走很多路，后来就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最终变得非常尴尬，对每个人都充满歉意。先是向我们的女儿道歉，她们恐慌地看着上了年纪的母亲渐渐隆起的腹部；然后向亲戚道歉，听任他们沉默地打量着新生儿。

（他是在严冬里一个冷得结冰的日子里出生的。花园里的草打满了白霜。）

现在我们坐婴儿监了（女儿们连手指都不愿为他动一下，她们外出的次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）。我们夫妻俩相互打气，想告诉对方，多么美妙啊，这孩子的出生！但是很明显，我们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。那些重新开始的睡意浓浓的夜起，将墙壁切割成条纹的树的阴影，挂满每个房间的湿重尿布——所有这些都让人颓丧透顶。每天，我们都拖着疲乏的步履。

他缓慢迟钝地长着，我是说那孩子。他在一切方面都发育迟缓，好像陷入一种呆钝麻木的状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当时简直就是一只灰色的雏鸟，躺在我床边的摇篮里，抽搐着他那虚弱的四肢。

最初的疑心在他三岁时浮现。做出这个宣告的是我的女儿们，不是我。他行动迟缓，说话结巴得厉害，不讨人喜欢。因此，女儿们宣称他是个低能儿。朋友们来家里时仔细地审视他的脸，寻找迹象去证实我们不敢说出的真相。

我对他那一阶段的生活记忆不深。他母亲的病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。她的生命正在迅速地凋谢。高龄生产耗得她只剩下一张躯壳。我们只能看她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退，退进沙漠之中，被迫在贫瘠的荒山野岭中独自彷徨，最终消失在黎明的微光之中。

她的身体日渐不支。

母亲去世的时候那孩子六岁，臃肿，笨拙，跟家里人谁也不亲近，沉迷于自己却从不迷失在梦中——除了梦想以外他什么都有。他总是非常紧张，精力旺盛，我用手梳理一下他的头发他就浑身颤抖。

要是我可以用同情的语气说出“孤儿”这个词就好了。但是，这个词只能卡在我的喉咙里。他母亲的去世应该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，

尽管由于我的粗心，他尾随我们去了她的葬礼。他从没有问起过她，好像知道她的离去是无法挽回的。在她去世数月后的一天，她所有的照片都消失了。几天以后我们才发现照片的失踪，当时也没有想到去问他。等我们终于想到他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天色渐暗，他领我们去埋照片的地点。是花园僻静的一角，白杨树下，在一个弃之不用、几乎辨不出的老石灰坑里，用一张旧毯子包着，照片给刀划得乱七八糟。

他站在我们面前结结巴巴说了半天，小眼睛疾疾地转动着。

然而，什么也没解释清楚……

我们第一次睁眼看见，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人儿。

我怒不可遏，在他出生后第一次动手打了他。我抓住他的手腕，狠狠地抽了几耳光，然后女儿们也打了他。（她们为什么打他？）

他一点也不明白……

挨打让他惊慌失措。挨完打后他趴到地上哭起来。我们把他拉起来，拖回了家。

我从没有想到过他对房子如此熟悉，他会如此彻底地占有家中的每一个角落。他从陈旧的照相簿里搜集到他母亲的照片，还拆开了一些旧信封。他甚至在花园里发现了一个连我都不知道秘密藏身地点。我们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很多年。无数个不眠之夜，我在小花园里踱来踱去，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已经销声匿迹的老石灰坑，苍白，覆盖着一簇一簇的灰色地衣。

这些便是最初的迹象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个时候，我们（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女儿们）谁也没打算理解他。我们满心恐惧的只是他可能带给我们的羞辱和丑闻。把他藏起来是不可能的，但至少我们想保护他。

你瞧，我的女儿们那时都还是单身……

九月，我在郊区的一所学校给他注册上一年级。他开学以后的第一

个星期，我早早地结束了工作，在学校的门口等他。我担心孩子们取笑他。

正午，他顶着九月似火的骄阳走在我身边，牵着我的手，拖着沉重的步履。新书包有节奏地在他背上敲打着，帽子低低地压住前额，微张的嘴，模糊不清的呼吸，看世界的眼睛毫不遮掩，没有一丝超然的神态，内在视野永远只有一个角度。

熟人们朝我挥帽，走过来，跟我握手，然后弯下腰，抓住他的小手使劲握一下。他们想挤出一个微笑，但是他呆滞的一瞥迅速冻结了他们的微笑。白痴，整个一白痴。

一周以后我就让他自己回家了。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多此一举。孩子们不需要自找麻烦地去孤立他，他从一开始就是与世隔绝的。

那一年，女儿们结婚了。婚礼选在同一天，办得很草率，好像有人在后面催逼着，好像她们希望逃离这个家，尽管她们还那么年轻。

那真是混乱不安的一年。家里每个星期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喧闹。女儿们含着泪水要求我把他藏起来，软弱使得我让步。我把他带出去，在街上，在野外，或者沿着海边漫无目的地游荡。

我们从不交谈。我们一起看日落和启明星。也可以说是我看，他坐在我身边一动不动，眼睛盯着地面。然后是连绵的雨季，外面一片泥泞，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。两个女儿的追求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，后面跟着他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。整栋房子便开始笑声不绝，烟雾弥漫。我们把他藏在女仆的房里，在他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又偷偷把他带进厨房。他穿着睡衣坐在那儿，看人们进进出出。然后他起身去擦餐具。开始只擦勺子，然后他们也让他擦刀具了。

慢慢地，他获得了进画室的特权，那是整个房子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刚开始他端上甜点或饼干，然后是往杯里倒酒或给人点火。起初，人们看到他会有些退缩，房间里会出现一阵短暂的沉默，一种甜蜜的恐惧。

追求者之一会气呼呼地从椅子上起身，走到黑暗的窗口站立，在阴郁里寻求逃避。那孩子手端托盘在房间里走动，脸上带着一种僵硬而痛苦的庄重。除了他激动的喘息，沉默的房间里听不到别的什么。没人会对一块甜点或饼干说不。

人们很快习惯了他。女儿们容忍了他的存在，对他的态度缓和了许多。他的一些小服务变得不可或缺。夜深的时候，人人都变得无精打采，他的脸上却焕发出新的光彩。脸喝得红通通的某位客人，或许对他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兴趣，拉他坐到身边，跟他长谈。那孩子在抓握之中身体变得僵硬，眼睛也随之呆滞起来。过一会儿他起身去倒烟灰缸。

到那年夏末，家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

女儿们在八月中旬的一个午后结婚。深蓝的天空下，一座硕大的天棚在我家的花园搭起，几十位婚礼来宾聚集在棚子下，干燥的荆棘在他们脚下沙沙作响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被伤感闷得透不过气来。心中的某种情绪攫住了我。我泪流满面，拥抱、亲吻每一个人。婚礼上看不到那孩子。新郎之一坚持认为他不能在婚礼上露面。一直到很晚他才被带回来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最后几位朋友正从我紧紧的拥抱中挣脱。他坐在其中一条长桌的旁边，穿着他平时的衣服，脖子上不知被谁打了一条红领带。一块巨大的蛋糕被什么人塞到他的手中，肮脏的桌布滑落到他的膝盖上。他无精打采地咀嚼着，目光落在跟月光纠缠的一段树枝上。

我走过去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。

他一阵惊慌失措，蛋糕掉到地上。

我说：“那月亮……毫无疑问，是一个美丽的月亮……”

他仰头看了看月亮，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它似的。

我们的共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在这幢香水瓶和撕烂的手帕仍随处可见的安静的房子里，我们开始朝夕相处。我，一个陷入沉默的诗人；

他，一个孤独的低能儿。

他用以面对我的，正是他的孤独。

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。

不用说，他在学校里也很孤独。上学的第一个星期，他就退到教室后面的长凳上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。然后就留在那儿了，跟班上其他学生孤立开来。老师们已经觉得他没有希望了。

他所有的成绩单都写着“无法评估”四个字，底部是老师迟疑的潦草签名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让他一级一级地往上升的。因为虽然他偶尔会在一个班待到第二年，甚至是第三年，他还是在往上爬升，用他们给他定的蜗牛速度。也许他们是在纵容我，也许某些老师喜欢我的旧诗。

大多数时候是我回避他们。

他们也尽可能地避开我。

我不怪他们。

假如我们不得不在家长会那天见面，我总是到得很晚，或者等到最后一刻去。此时学校的建筑已经笼罩在黑暗中，精疲力尽的老师面对着好像刚刚遭遇了一场战争洗劫的教室，瘫在座椅里。裸露的灯泡照着空空如也的教室。

我就在这个时候悄悄地出现在门边，手上拿着一顶皱皱巴巴的毡帽。我长长的白发（我一直蓄发）会让任何还留在那儿的父母（不管是年轻的父亲还是母亲）慌不迭地从座位上起身，逃离教室。老师们会用眼角余光打量我，伸出有气无力的手，朝我虚弱地笑笑。

我会在他们对面坐下来，看着他们。

他们能告诉我哪些我不知道的事呢？

有时候他们忘了我是谁。

“噢，先生，您是哪位学生的家长？”

我会说出他的名字，胸口一阵悸动。

他们翻着手中的纸张，抽出一张空白的成绩单，闭上眼睛，手支着头，严厉地追问：“多久？”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对这样一个希望如此渺茫的案例，他们得在学校忍受他多久？

我无言以对。

他们会生起气来。也许窗外的黑暗增添了他们的烦躁。他们坚持要我让他退学。去哪儿？不知道。某个地方。

也许一个什么机构……

可是渐渐地，他们的愤慨平息下来。他们承认他不是个危险的孩子，没有一点儿让人不安的地方。不，刚好相反，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，一动不动地盯着老师的眼睛。他甚至试图去做家庭作业。

帽子被我捏得皱成一坨。我偷偷地扫了一眼教室，地板上乱丢着果皮、撕烂的书页和铅笔刨花。黑板上的画好像是一帮疯子的作品。细微的眼泪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坦率地保证帮助那孩子，每天晚上陪他学习。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希望。毕竟，他是个边缘案例。

但是一到晚上我又绝望了。我打开书本花了数小时帮他，结果毫无进展。他僵硬地坐在我身边，一动不动。我的话好像浮在水面的油。等我终于让他离开时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花半小时一个人做作业。然后他合上他的练习本，把它们放进书包，锁了起来。

有时候我趁他一大早还在睡觉时，打开书包偷看他的练习本。那上面的答案让我惊骇不已，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白日臆想。算术更是让我惊恐。他用巨大的热情描摹一些稀奇古怪但完全让人无法理喻的符号。

但是我什么也没说。我对他没有抱怨。只要他每天早上起床，哑巴似地去上学，坐在教室后面的长凳上。

白天学校的事儿他不说，我也不问。他一声不吭地来来去去。我记得在他上五年级或六年级的时候，有那么短短的一阵子他受其他孩子的欺负。好像他们突然发现了他的存在，然后就开始折磨他。班上所有的孩子，女孩子也不例外，都会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围着他，掐他的四肢，好像就是想证实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，不是一个妖怪。他一如既往地上学，跟我坚持的一样。

几周以后，他们放弃了，又让他一个人待着了。

一天，他回家后显得很激动，手上沾满了粉笔灰。我以为他给叫上黑板写字了，可他说不是。那天晚上他主动找我，告诉我他被任命为班长了。

几天过去了，我问他是否还是班长， he 说是。两星期以后他仍然当着班长。我问他是否喜欢他的工作，或者是否发现同学们让他伤脑筋。他似乎心满意足，两眼发着光，脸上的表情也更专注。在我的“晨搜”中，除了奇特的家庭作业，我还发现了粉笔头和一两块破抹布。

我感觉从那时起，直到他在校的最后一天，他都是班长。而且他和学校的看门人变得亲近起来。后来的几年里，他们之间甚至发展出一种友谊。看门人不时地把他叫到他的小房间，给他喝一杯不知哪位老师剩下的茶。很难说他们之间有过真正的谈话，但某种接触确实建立了起来。

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发现自己正好在他学校附近。鬼使神差地，我决定拜访一下这位看门人。门关着，我从栅栏的一个豁口钻进去，在幽暗、空荡荡的走廊里游荡着，最后终于在看门人那藏掖在楼梯下的小房间前停下来。我下了几步台阶，看到了他。

他盘腿坐在床上，四周一片昏暗。一个非常矮小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熟练地擦着放在膝盖上的铜盘。

我取下帽子，侧身挤进他的小房间，含糊地说出儿子的名字。他没有动，也看不出有什么吃惊的意思，好像早知我会在某个晚上来找他。他抬头看了看我，突然一言不发地笑了。一种安静的微笑，在他的脸上漾开。

我说：“你认识我儿子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脸上的微笑仍然忽明忽暗地闪动着，手继续擦着铜盘。

我问：“他怎么样？挺好的一个男孩子……”

他的微笑冻结了，手耷拉下来。他喃喃地说了句什么，手指着头：“可怜的孩子……疯子……”

然后，又静静地打量我的脸。

我站在他面前，心凉透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失望过，从来没有这么无望过。他又开始擦铜盘，我默默地退了出去。

我并不是说那时我心里只有这个孩子，只为他纠结。刚好相反，我跟他保持距离，心不在焉地想着别的事。

想着我自己。

我从来没有那么沉浸在自我中过。

首先，当然是我的沉默。这也是最终的沉默。我把它维持了下来。似乎一点儿也不难。我一行诗也没有写。确实，有时候，一种模糊不清的渴望可能会在心头浮起。一种欲望。我对自己耳语道：秋天。然后再一次地说，秋天。

仅此而已。

朋友们抓住我不放。不可能，他们一口咬定……你一直在偷偷地酝酿什么鸿篇巨作……你想一鸣惊人……

我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，微笑着坚持说：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我想写的都已经写在书里了。”

他们开始有些怀疑，后来终于相信了我。我的沉默被默许了。只有一次，有人（一个年轻人）在报纸上出版某种简介，顺便提到了我，将我的沉默轻蔑地称之为江郎才尽。在同一段落里，他两次提到江郎才尽。

然后他放过了我。

我一点儿也没在意。我感到宁静。

这片包围着我的荒原……

干燥的沙漠……

乱石和垃圾……

其次，衰老正在打垮我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。只要在城里游逛我就感到安心。但是到了晚上，晚饭以后，我就深陷在扶椅里，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或者一张报纸。不一会儿，我感到自己躺在那儿好像瘫痪了一样，半死不活。我起身，挣扎着脱下衣服，感受到上了年纪的腿给我带来的阵阵冲击。然后我拖着身子走到床边，用睡衣把自己裹起来，床上散落着我最近开始热切阅读的侦探小说。

房间沉默地呼吸着。收音机里飘出一支迷惘而疲惫的曲子。我看着书。慢慢地，我变成了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，自己却毫无察觉。午夜，收音机安静下来；午夜之后，书从我的膝盖上滑落了。我必须起身关掉沉默的收音机和房间里灼热的灯光。然后就是那一刻，我害怕的时间。我像一具毫无生机的尸体从床上滚下来，弯腰忍着痛，摇摇晃晃地伸手去摸开关，用尽最后的一点气力。

一天晚上，约莫午夜时辰，我听到他在门厅里的脚步声。这里必须说明，他睡得很不安稳，常常被无法描述的噩梦缠身。他的床边有盏床头灯，醒了以后他就直接去厨房里的水龙头大口大口地喝水。他的恐惧因此可以得到缓和。

那天晚上，他喝水以后正在往回走，我把他叫到我的房间，让他帮

我关掉灯和收音机。我还记得他立在门边黑暗中的身影。我好像突然注意到他长高了许多，也长胖了。身后的光映出他的嘴的轮廓，微微张着。

我感谢了他。

第二天晚上的午夜时分，他又开始在房子里潜行觅食。我躺在床上等他的脚步声靠近，叫他帮我熄掉灯。

然后是那以后的每个晚上。

他的服务就这样开始围住了我。我变得对他很依赖。从午夜时分的关灯关收音机，到接下来的许多其他小事。那一年他多大呢？我想是十三岁吧……

没错，现在我想起来了。他十三岁的生日就是在那一年过的。我拿定主意给他好好庆祝一下。在那以前的每一年，我都是用沉默打发他的生日。我计划给他开一个真正的派对，丰盛、愉快。我亲自给他的班主任打电话，也给他的其他老师打了，邀请了每一个人。我以他的名义给他班上所有的同学发了请帖。

无疑，他班上的同学都比他小，几乎都不到十一岁。

在定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上午，经过漫长而让人难堪的等待之后，十个小男孩排成一小队出现在我家门口，他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偷笑，手上挥舞着白纸包的小包裹。他的老师一个也没来。女同学也没一个敢来。

他们一个个地跟我握手，显得很窘迫，看到我的白发非常吃惊。（其中一个悄悄地问：“那是他的祖父吗？”）他们怯生生地走进这所谁也没有来过的房子，仔细地审视我，见我显然是个正常人后才松了一口气。

礼物打开了。

每个人都带了相同的礼物：一个最多只值几分钱的廉价铅笔盒。只有一个卷发、皮肤苍白、颇有几分诗人气质的男孩例外。他肆无忌惮地递上一把已经生锈的旧折刀——一把带很多刀片的大折刀，不知为什